



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哈珀·柯林斯出版集团

爱尔兰畅销女作家西西莉亚·艾亨温情小说系列

隐形恋人

【爱尔兰】西西莉亚·艾亨 著

If You Could See Me Now

吴礼敬 译

45
-1

 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1839685

爱尔兰畅销女作家

西西莉亚·艾亨温

隐形恋人

【爱尔兰】西西莉亚·艾亨 著

If You Could See Me Now

吴礼敬 译

APERTUR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形恋人 / (爱尔兰)西西莉亚·艾亨(Cecelia Ahern)著;吴礼敬译.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1.3

书名原文: If You Could See Me Now

ISBN 978-7-5396-3697-9

I. ①隐… II. ①西…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6076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0781

Copyright: © 2007 By Cecelia Aher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 Anhui Literature&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总策划:王亚非

执行策划:包云鸠

总统筹:朱寒冬 刘冬梅

责任编辑:汪爱武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7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陶醉在
西西莉亚·艾亨的
浪漫世界里

第一章

那是六月份一个星期五的上午,准确地说,是上午九点十五分,我和鲁克一见如故。时间甚至能精确到分秒,因为和他见面的时候我恰好看了看表,——鬼才知道我为什么会看表。生如闲云野鹤的我从来不会准时出现在哪个地方。但我相信万事皆有因,也许那时候我看看表,就是为了现在能更好地讲述这个故事。谁都知道,讲故事的时候,细节往往至关重要。

见到鲁克我真的很高兴,因为才和前面一个老朋友巴利分手,我的心里还有点难过,我想我们不会再见了。其实见不见面倒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他现在活得更开心,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不停地和老朋友说再见,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这部分确实令人难过,让人感伤,但我相信,世间一切事情皆有好的一面,而我常常就往好的那一面去想。和老朋友分别,也有它好的一面,如果不跟老朋友说再见,又怎会有机会结识新朋友呢?而结识新朋友,正是目前我最喜欢做的事,也许这正是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吧。

我到底做什么工作,一会儿再告诉你不迟。先跟你说说那天上午第一次见到好朋友鲁克的事吧。

我走出巴利家门前的花园,随手关上花园的大门,就开始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到了第一个路口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往左拐了弯,接着又往右拐,然后又左拐,沿着那条笔直的街道往前走了一小会儿,又向右拐,在一处叫蝴蝶花路的居民区边上停了下来。这地方之所以叫蝴蝶花路,一定是因为周围长满了这种名叫蝴蝶花的植物,它们在这里简直长疯了。不好意思,我说的这地方,指的是一个叫百乐拉戈哈的小镇,位于爱尔兰凯里郡。

“百乐拉戈哈”这个词被人掐头去尾地一通乱念,最后在英语里就变成了哈兹镇,其实由爱尔兰语直接翻译,意思是众心之城,我觉得这个更好

听些。

又回到这个地方,我觉得很高兴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我在这地方接过几个活儿,结束以后,我有好几年没来过这儿了。我的工作让我成了游方僧,全国各地到处跑,有时候一帮朋友还带着我一起度假,我顺道就去了海外。这也恰好证明了一点,不管身在何处,你总得有个知心朋友才好。

蝴蝶花路有十二幢房子,马路两边一边六座。每座房子都各有特色。这条路以前是个死胡同,没有打通,现在倒是人来人往,一派繁忙景象。这可是星期五的上午,还记得吧,又是在六月,阳光明媚,人人心情舒畅,呵呵,也不能说是人人。

好多孩子在路边玩,有的骑自行车,有的追逐嬉闹,有的在跳房子,有的在弹易拉罐,还有的在玩其他各种花样百出的游戏,他们嘴里还不时发出欢快的尖叫声、大笑声。学校正在放假,我想他们一定开心不已。尽管他们一个个看上去是那样一团和气,我却没兴趣和他们交朋友。你看,我也不是和任何人都能成为朋友的,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。

我面前的这户人家,男人正在屋前的花园里修割草坪,女人戴副泥污污的大手套,正在伺候着花圃。新修割的草坪有股芳香的气息,女主人手里的那把剪刀蹦出吱吱声、嚓嚓声、咔咔声。修枝裁叶的声音交错起伏,如同抑扬顿挫的音乐节拍不断在耳边响起。隔壁的花园里,有人正在吹口哨,那曲子我不太熟悉。他一边吹一边拿着浇花的水管冲洗汽车,并专注地看着清洁剂产生的泡沫沿着汽车的一侧不停地滑下来,一片片闪亮而又光滑的车身露出来。他不时地转过身,拿水管往两个小女孩的身上冲。她们穿着黄黑相间的游泳衣,上面有不少条纹,看上去就像两只大黄蜂。水冲到她们身上,她们咯咯笑个不停,我喜欢听那清脆如银铃一样的笑声。

到了下一个路口,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正在玩跳房子游戏。我兴致勃勃地盯着他们看了好一阵,他们却一个也没有理我。我又接着往前走,路过每一处有孩子玩耍的花园,我都要注视一会儿,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能看到我,更没有人邀我一起玩了。骑自行车的人、滑滑板的人、玩遥控汽车的人,从我身旁飕飕而过,一个个视我如无物。我开始觉得来蝴蝶花路是个小小的失误。这真把我弄糊涂了,因为挑选地方一向是我的强项,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孩子。坐在最后一栋房子的花园围墙上,我开始逐一地检讨,看自己是不是在哪个路口拐错了弯。

冥思苦想了几分钟,我还是认定自己来对了地方。我转过身来,看了看围墙后面的房子。花园里静悄悄的,没有人,我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好,慢慢来研究这所房子。这是一幢两层小楼,边上有个车库,车库外停了一辆豪华轿车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身下的围墙上挂了个小牌子,上面写着“蝴蝶花寓所”。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盛开的蝴蝶花,紧贴着大门上那片棕褐色的砖墙,并沿着砖墙一直爬到屋顶,看上去很美。有几处墙面仍然露出棕褐色的砖,其余地方都被刷成了蜜黄色。窗户有些是正方形的,有些是圆形的,这倒相当少见。大门漆成了紫红色,上部分被隔成两半,都是竖长形,装的是磨砂玻璃,下部分有个巨大的铜制门把手,还有个信箱,它们排列的样子,看上去就像人的两只眼睛、一个鼻子和一个嘴巴,正冲着我微笑呢。我也向它们挥挥手,笑一笑,算是回应,以防万一。呵呵,这年头真说不好,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。

我正研究大门上的那副“脸孔”呢,门忽然开了,然后又哐的一声关上,一个小男孩连蹦带跳地跑了出来。关门的声音特别响,小男孩显得怒气冲冲。他右手拿着一个超大型的红色救火车,左手拿着个警车。我喜欢红色救火车,超喜欢。他从门廊前的台阶上跳下来,一溜烟跑到草地上,冷不防脚下一滑,跪在了地上,黑色运动服的膝盖以下都沾满了草渍,我看了不禁大笑起来。草渍总是很好玩,因为它们洗也洗不掉,我的老朋友巴利和我以前老是在草地上滑倒。不管这些了,小男孩已经把救火车撞向了警车,嘴里不断发出突突的声音,他配音的本事还真不赖。我和巴利以前也喜欢这样,假装去做些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事,也倒蛮有意思的。

小男孩猛地把警车撞到红色救火车和前面的消防队队长身上,那个消防队队长原本紧紧趴在救火车一侧的云梯上,现在则被撞掉了下来。我不禁笑出了声,男孩抬起头来看看。

他实际上是对着我看了看,一直看到我的眼睛深处。

“你好!”我打了声招呼,紧张地清清嗓子,两只脚轮换着不停地晃动。我脚上穿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蓝色匡威运动鞋,鞋尖部位的白色橡胶上还留有草渍,那是巴利和我在草地上滑行时留下的。我一边把鞋尖的橡胶部位靠在砖墙上磨来磨去,努力想把草渍磨掉,一边还琢磨着待会跟他说些什么好。尽管交朋友是我最喜欢做的事,但有时我难免还是会有点儿紧张,总担心有人不喜欢我,想起来就叫人担惊受怕。虽然到目前为止幸运之神一直

眷顾我,但要以为她会永远伴随在我身边,就有点儿愚不可及了。

“你好!”男孩回了我一声,把消防队队长又安回云梯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一边问,一边用脚踢着前面的墙,蹭着鞋尖上的印迹,可是那顽固的草渍一点儿都没掉下来。

小男孩好好研究了我一会儿,上上下下地打量我,好像在拿主意要不要把名字告诉我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工作的这部分。想跟别人交朋友,他们却一点不领情,这点最叫人难受。

男孩一头淡淡的金发,一双蓝色的大眼睛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脸,但一时想不起来。

最后他总算是开口了:“我叫鲁克。你呢?”

我把手深深地塞进裤袋里,专心地将右脚一下一下踢在围墙上。围墙上的砖有几块松动了,慢慢掉了下来。我并没有抬头看他,嘴里回答着:“伊凡。”

“你好!伊凡。”他笑嘻嘻地问好,我瞥见他没有门牙。

“你好!鲁克。”我也笑了笑。我的门牙可都在。

“我喜欢你的救火车。我的好朋友——从前的好朋友巴利也有一辆救火车,跟你的一模一样,我们以前老在一起玩这个。救火车的名字真好笑,它根本救不了火,从火里一穿就融化掉了。”我不断跟他解释,双手还是紧紧地塞在口袋里,我的衣服的两肩高高地隆了起来,把我的耳朵都遮住了,让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寂静不少。我把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,这样鲁克说的话我才能听得更清楚。

鲁克笑得在草地上直打滚:“你让救火车从火里穿过去?火里?”他的声音特别尖。

“可不是嘛,谁让它的名字叫救火车呢?”我反问他。

鲁克翻过身来面朝蓝天,双脚在空中乱蹬,嘴里嚷嚷道:“不是这样的,笨蛋!救火车是拿来灭火的!”

这句话让我思索了一会儿。“嗯,好吧,那我来跟你说说什么能灭救火车上的火,鲁克,”我正经八百地对他说,“水。”

鲁克一拍自己的脑袋,大叫一声:“哦!”眼睛翻成斗鸡眼,然后翻倒在草地上。

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,鲁克真的很搞笑。

“你想不想和我一起玩?”他眉毛一扬,询问我。

我乐得咧开嘴:“当然想啦,鲁克。我最爱玩啦!”我翻过花园围墙,跑到草地上和他一块儿玩起来。

“你几岁啦?”他看了我一眼,有点惊疑不定,“你看上去和我姨妈差不多大了,”又皱了皱眉,“姨妈可一点儿也不喜欢玩我的救火车。”

我耸耸肩:“嗯,那你姨妈就是个超没劲的老劲没!”

“老劲没!”鲁克笑嘻嘻地嚷道,“什么是老劲没?”

“老劲没就是超没劲的人。”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捏住鼻子,说这个词时的样子就像它是传染病。我喜欢把一个词颠倒过来说,好像在创造我自己的语言。

“超没劲,”鲁克跟着我重复,也用手捏住鼻子,“劲——嗯——嗯——嗯。”

“这么说你现在几岁了?”我用警车撞向救火车,顺便问了他一句。消防队长又从云梯上掉了下来。“你看起来像我姨妈。”我也这样回敬他,鲁克笑得前仰后合,笑声远远地传了出去。

“我才六岁呢,伊凡!而且我又不是女生!”

“哦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姨妈,这样说,纯粹是为了逗他发笑,“不过,六岁就六岁好了,有什么才不才的呢?”

我正要问他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,大门突然又开了,我听到有人大喊大叫,而鲁克一下子吓得脸色发白,我不禁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。

“赛奥丝,把钥匙还给我!”里面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。一个看上去醉醺醺的女人从屋子里跑了出来,她双颊通红,眼神迷离,一头又长又乱的红发显然好久都没洗过,结成一股股的在她面前甩来甩去。屋子里又传出一声厉喝,把这个女人吓得脚步一踉跄,差点跌倒在门廊的台阶上面。她嘴里骂骂咧咧的,伸出手来撑住墙面,才勉强稳住了身子,抬起头来,眼睛盯着花园尽头我和鲁克坐着的这个方向。她猛地咧嘴一笑,露出一嘴凹凸不平的黄牙。我吓得向后爬了几步,发现鲁克也在向后爬。她向鲁克跷起大拇指,粗声粗气地说:“待会儿见,小鬼头。”说着,一手猛地一推墙壁,脚步虽有点摇晃不定,但她却已飞快地走到停在车道上的那辆车跟前。

“赛奥丝!”屋子里的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,“你要敢踏进车里一步,我马上就叫警察!”

红发女人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一把摁下车钥匙，车灯刷一下亮了起来，发出嘀嘀嘀嘀的警报声。她打开车门，爬进车内，头不小心撞在了车的内壁上，不禁又破口大骂一通，随手摔上了车门。我坐在花园的角落里，都能清楚地听到车门被锁上的声音。车道上几个玩耍的孩子停了下来，怔怔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最后，屋子里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秘女人终于跑了出来，一手还拿着电话。她看上去和刚才那一位截然不同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紧紧地别在脑后，穿一身时髦的灰色衫裤，这形象和眼前毫无节制的高分贝嗓门实在不太相配。她也是满脸通红，呼吸急促，穿着高跟鞋就深一脚浅一脚地飞快往汽车那边赶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到了汽车跟前，她急得一会儿围着汽车上蹿下跳，一会儿使劲拉门把手，发现门已经被锁上了，又威胁着要打电话报警。

“我拨电话叫警察了，赛奥丝。”她警告着，一手拿着电话，在靠近司机那边的车窗前挥舞。

赛奥丝坐在车里面，龇牙咧嘴地冲她笑。突然赛奥丝发动了引擎，拿电话的女人嗓子一下子哑了，低声哀求车内的女人走出来。她从这只脚换到那只脚，仿佛身体里有另一个人在蠢蠢欲动，要挣脱皮囊跳出来似的，就像绿巨人那样。

赛奥丝一踩油门，汽车沿着长长的石子路一溜烟去了。开到马路一半的位置，她才把速度减下来。拿电话的女人肩膀耷拉下来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可汽车并没有完全停下，而是迤迤向前，驾驶员那边的窗户玻璃慢慢摇了下来，两根手指从里面伸出来，自豪地高高举起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。

“呵，那意思是说，她两分钟后就回来。”我对鲁克说。他看着我，一脸奇怪的表情。

眼看汽车又沿着石子路加速而去，差点将路上的一个小孩卷入轮下，拿电话的女人不禁满脸惊慌，几根发丝从她盘得紧紧的发髻上飘了下来，仿佛要去追赶那绝尘而去的汽车。

鲁克低下头去，悄悄地把消防队队长放回梯子上。那个女人气得怒吼一声，双手高举起来，然后转动脚跟。脚下一声脆响，原来是一只鞋跟卡在石子路的两块鹅卵石间，一时间拔不出来。她拼命地甩动小腿，每过一分一秒她都变得更加地怒不可遏，最后她的鞋终于被拔了出来，但是鞋跟仍旧夹

在石头缝里。

“操他妈！”她大吼大叫，一瘸一拐地走向前面的门廊。紫红色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她的身影又被巨大的房子吞没掉。两扇玻璃、门把手还有信箱，仍旧对着我微笑，我也微笑着回应。

“你在对谁笑？”鲁克皱着眉头问我。

“门。”我回答他，以为这答案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。

他瞪着眼看我，脸上依旧愁眉不展，显然还在回味他刚刚看到的一幕，同时他又疑惑我竟然对着一扇门微笑，觉得不可思议。

透过门上的玻璃，我们能看见打电话的女人，她正在屋里走来走去。

“她是谁？”我转身问鲁克。

他的身体明显地在发抖。

“她就是我姨妈。”他的声音低得好像是在耳语，“我是她一手带大的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车子里那个人又是谁？”

鲁克把救火车放在草丛里慢慢地推来推去，草叶一片片地被车压平。“哦，你说她呀，她是赛奥丝，”他低声说道，“她是我妈妈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我们一阵沉默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悲伤。“斯——斯——尔——沙。”我重复着那个名字，喜欢名字被慢慢说出口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有一股强劲的风从我的嘴里吹出来，又好像是有风的日子大树互相交谈的声音。“塞——塞——塞——尔——沙——沙——沙。”鲁克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，最后我不得不停下来。

我从地上捡起一个装黄油的杯子，举到鲁克的眼皮底下，杯子在他白色的皮肤上映出一丝黄色的亮光。“你喜欢黄油，”我说，“所以赛奥丝就不是你的女朋友了？”

鲁克的脸上立刻明朗了起来，他咯咯笑着，但没有先前笑得那样久。

“你刚刚说的那个叫巴利的朋友到底是谁？”鲁克问，撞到我车上的气力比先前大了许多。

“他呀，名字叫巴利·麦当劳。”我笑着说，想起以前我和巴利玩的游戏。

鲁克眼睛一亮：“巴利·麦当劳和我是同班同学！”

我茅塞顿开：“我就说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你呢，鲁克！我以前跟巴利一起上学的时候天天都看到你。”

“你跟巴利一起上学？”他一脸惊讶地问。



“是啊，和巴利一块儿上学特别有意思。”我哈哈大笑。

鲁克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：“那么，我怎么没在学校见过你呀？”

我又开始大笑起来：“呵呵，你这个大傻瓜，你当然看不见我啦。”我的话里透出一股理所当然的语气。



第二章

伊丽莎白的心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。她胡乱换上一双鞋，在铺着枫木地板的狭长客厅里来回踱步，歪着头，将电话紧紧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听着那边传来的刺耳铃声，她的脑子里如一团乱麻。

忽然她停下脚步，怔怔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又惊又怕，棕色的大眼睛像要睁破一样。怎么一贯镇定的自己，此刻竟然变得这样又脏又乱、失魂落魄起来？一缕缕巧克力色的头发，从原本盘得紧紧的法国髻里滑下来，显得她像是不小心将手指塞进了电插座，遭过电击一样。睫毛膏在眼线下化开，口红的颜色也全褪掉，只剩下紫红的唇笔画出来的轮廓，粉底干得结成一块块的，紧紧粘在黄褐色的皮肤上，平时那水灵新鲜的样子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让她心跳加速，惊慌的感觉分秒剧增。

“深呼吸，伊丽莎白，静下心来，深呼吸。”她命令自己，然后伸出哆哆嗦嗦的手，理了理那乱蓬蓬的头发，竭力要把那些凌乱的头发理顺；又把一根手指打湿，慢慢擦掉化开了的睫毛膏；嘟了嘟嘴唇，把唇线抿掉；再整理一下上装，清了清嗓子。对她而言，这种手足无措的情形只是偶尔出现一下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而且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。她把电话换到左耳边，刚才电话夹在肩膀和脖子间，过于用力，克拉达牌子的耳环烙在颈部皮肤上的印痕清晰可见。

总算有人接电话了，伊丽莎白从镜子前转过身来，专心致志地打电话。该忙正事了。

“你好！这里是百乐拉戈哈警局。”

伊丽莎白听出那边的声音，有点胆怯。

“你好！玛丽，我是伊丽莎白。又要麻烦你……赛奥丝偷着把车开走

了，”她顿了一会儿，“又开走了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：“多长时间了，伊丽莎白？”

伊丽莎白在客厅里的楼梯踏步上坐了下来，准备好应付警察局那套程序化的烦琐问话。她闭上双眼，原本想让眼睛休息一会儿，忽然发现一切都被挡在了眼帘外。眼不见为净，她索性不愿意立刻睁眼了。“五分钟前刚走。”

“好的。她有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月亮上。”她一副老实交代的樣子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玛丽接着问。

“你应该听清楚了吧，她说她要到月亮上去。”伊丽莎白一字一顿地回答，“很明显，只有月亮上的人能理解她的心思。”

“月亮上？”玛丽重复了一遍。

“没错，”伊丽莎白回答道，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，“也许你们现在就可以着手从高速公路开始搜查，依我看，要是开车往月球奔，走高速肯定是最快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她在哪个出口下，但哪个出口更靠北，在那里堵住她的把握肯定也更大。她也可能朝东北方向一直跑到都柏林，或一路跑到科克，谁知道呢？那儿也许有架飞机在等着她，带她离开地球。不管怎样，我看还是去查高速……”

“放松点，伊丽莎白，你也知道我必须问问这些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伊丽莎白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她现在已经错过一场重要的会议，这会议不仅对她个人至关重要，对她的室内装潢公司也命运攸关。给鲁克找的临时保姆正接手干老保姆伊迪斯的活儿。伊迪斯几周前刚休假，享受她三个月的海外旅行去了。过去六年来，她想尽办法威胁伊丽莎白，这次总算是如愿以偿，把一切都丢给这个新来的年轻保姆了。新保姆对赛奥丝的所作所为毫无思想准备，接二连三地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打电话到伊丽莎白工作的地方，弄得伊丽莎白接二连三地丢下手头的工作，接二连三地急匆匆跑回家。可是如果这一切周而复始地发生也就罢了，她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，让她惊讶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伊迪斯，除了到澳大利亚旅行的这三个月，竟然能天天准时出现在她家干活，六年如一日，天天帮伊丽莎白照顾小鲁克。而六年来，这里的事就跟唱戏一样地花样百出。尽管这么多年来伊迪斯一直忠心耿耿，伊丽莎白还是做好准备天天等她的信或电话，通

知伊丽莎白她辞职不干了。做鲁克的保姆总会有一堆包袱，同样，做鲁克的养母也甩不掉这堆包袱。

“伊丽莎白，你还在听吗？”

“在啊，”她猛地睁开眼睛，刚才走神了，“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什么了？”

“我问你她开出去的是什么车。”

伊丽莎白眼珠一转，对着电话做了个鬼脸。“一样的车，玛丽，跟上周开出去的车一个鸟样，还有上上周、上上上周。”她没好气地回答她。

玛丽还是不依不饶：“什么牌子的……”

“宝马，”她打断问话，“就是那辆黑色的宝马 330 敞篷车，有四个轮子、两扇门、一个方向盘，还有两个后视镜、两个大灯、两个……”

“还有梨树上一只小山鹑。^①”玛丽打断她的话，接着问，“它的状况怎么样？”

“光彩照人，我刚给它洗过澡。”伊丽莎白厚着脸皮说。

“好极了。那赛奥丝的状况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烂醉如泥。”

“就是那样了。”伊丽莎白站起来，穿过大厅，走向厨房。阳光被她的身躯遮断了一截。她的鞋跟敲在枫木地板上，发出的声音在狭长空旷的大厅里清晰地回响。厨房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。强烈的阳光透过暖房的玻璃照进来，使这里变得热气熏人。伊丽莎白疲惫的双眼在明亮的光线下眯成一条缝。厨房被擦得一尘不染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黑色的花岗石台面是那样地闪闪发亮，铬合金做的配件反射出外面晴朗的天空，天也好像是用不锈钢和胡桃木打成的那样。她直接走向咖啡机，那是她的大救星。这时候她的身体几乎虚脱，正需要注射一针强心剂，喝一碗还魂汤。她打开餐柜，拿出一个小巧的米色咖啡杯，关上柜门之前，她又将这套杯子当中的一个转了转，使它的把手与其他咖啡杯把手的方向保持一致。她拉了拉摆放刀叉的不锈钢长抽屉，抽屉应声滑开。她一眼瞥见有把餐刀放在餐叉那一格里，她

^① 这是英语歌曲《圣诞十二天》(Twelve Days of Christmas)里的一句歌词，这首歌一共十二节，每一节结尾都要重复“还有梨树上一只小山鹑”这一句。玛丽这样说，意思是伊丽莎白前面列举一大堆，太过啰唆，开她一句玩笑。

马上把它放回原位，然后取出一把勺子，合上了抽屉。

她眼角的余光瞥见炊具把手上的那块擦手毛巾乱得不像样，于是她立刻把皱巴巴的毛巾一把扔进洗衣间，从柜子里一叠干净整齐的毛巾中抽出一条新的，仔细对折，然后小心地包在炊具的把手上。现在一切都干净利落、各就各位了。

“嗯，我的牌照上周还没有换，所以呢，还是老样子。”玛丽又问了个毫无意义的问题，她不无厌烦地回答。她在玻璃餐桌上放了块大理石杯垫，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放在杯垫上，顺手又把裤子上的褶皱抹了抹，发现上衣沾了根绒毛，又小心翼翼地捻去。她在暖房里坐下来，极目远眺，面前是一片狭长的花园，花园外青山起伏连绵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不仅有四十种绿色调^①，还有金色和棕色。

热气腾腾的意式浓咖啡散发出浓郁的香味，伊丽莎白深深地吸了一下，立刻觉得精神倍增，想着妹妹坐在宝马车里，把顶篷放下来，车在逶迤的青山间一路穿行，她一定快乐得闭上双眼，挥舞着手臂，火红的头发在风中飘扬，坚信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。“赛奥丝”在爱尔兰语里就是“自由”的意思，这名字是妈妈取的。取这个名字是妈妈最后一丝绝望的抗争，希望做妈妈的一切责任，她讨厌、轻视的所有这些责任，不太像是对她的一种惩罚。她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女儿能给她带来自由，使她挣脱婚姻、母亲、责任……和现实织成的重重枷锁。

妈妈十六岁时遇见爸爸，那时她正和一帮诗人、音乐家和梦想家一起旅行，路过小镇，和镇上小酒馆里的农夫布伦丹·艾贡搭讪。布伦丹比她大十二岁，一看到她无忧无虑的自由个性、神秘不羁的行事风格，马上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她也想不到自己有这么大魅力，觉得有点飘飘然，他们就这样结了婚。十八岁的时候她有了第一个孩子——伊丽莎白。果不其然，妈妈心高气傲、桀骜难驯，困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，四周都是山峦，而她原本只打算做个匆匆过客，现在竟然要终老于此，她不禁日复一日地心烦气躁起来。身边的孩子不停地啼哭，漫漫长夜无法入眠，这些都让她的思绪越来越难以安宁，心中残存的对自由的梦想和眼前的现实交相抵触。渐渐地，她开始离家出走，一走就是好几天。她依旧是不停地探险、寻觅，寻觅那些不同

^① *Forty Shades of Green*，这是 Johnny Cash 演唱的一首爱尔兰歌曲，远近传唱。

的地方,寻觅那些不同的人。

伊丽莎白十二岁起就自己照顾自己,同时还要照顾她那一言不发、只顾埋头沉思的父亲。她从来不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,因为她心里清楚,早晚有一天她会回到家里,脸颊通红,两眼发亮,上气不接下气地谈论外面的世界,那个世界里有她心醉神往的一切。妈妈总是那样神龙见首不见尾,毫无征兆地就飘进他们的生活中,如同夏天吹来的一阵凉风,给他们带来激动和希望。只要她一回到他们居住的小屋,平房里的感觉马上就变了,好像四面墙壁都吸收了她的激情。伊丽莎白会坐在妈妈的床尾,听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,被快乐冲得头晕目眩。但这种气氛只能持续两三天,妈妈很快就厌烦了和他们分享经历,她要再去创造新的经历。

妈妈也会带回很多纪念品,什么贝壳啦、石头啦、树叶啦之类的东西。伊丽莎白还记得有个花瓶里总是插着新鲜、修长的草叶,放在餐厅的桌子中央,好像它们是世间最稀有的奇花异草。她问妈妈它们是从什么地方的土壤里被拔出来的。妈妈只是对她眨眨眼,刮一下她的鼻子,跟她保证有一天她会明白的。父亲就坐在靠近火炉的椅子上,一言不发,貌似在专心致志地看报纸,却半天也不见翻页。他被妈妈说的一切迷住了,跟伊丽莎白一样。

伊丽莎白十二岁的时候,妈妈又怀孕了,尽管新生儿所起的名字叫赛奥丝,但这孩子却没有给满心渴望自由的妈妈带来一点自由,因此妈妈又重新出发走上新的征途,这次她再也没有回来。父亲布伦丹,对这个赶走他妻子的新生儿没有一点兴趣,他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,默默等着妻子归来,一如既往地看报纸,一如既往地从不翻页,这样年复一年,仿佛会直到永远。不久,伊丽莎白也开始厌烦,不再存有妈妈回来的幻想了,照顾赛奥丝就成了她的责任。

赛奥丝完全继承了父亲那凯尔特人的外貌,草莓色的头发、白皙的肌肤;而伊丽莎白则和母亲一样,橄榄色的皮肤、巧克力色的头发、漆黑的眼睛,那是几千年前从西班牙人那里遗传来的血统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伊丽莎白一天天地变得更像妈妈起来。她心里也知道,父亲很难接受这点,自己也慢慢开始讨厌起自己的这副长相,一边尽其所能地和父亲没话找话说,一边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——不仅是给父亲看,也是给自己看——她和妈妈其实一点都不像,妈妈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忠诚,而她则完全理解。